

联合国



PROVISIONAL

S/PV.2052
9 December 1977

安全理事会

CHINESE

第二〇五二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九日星期五上午十时三十分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 兰普尔先生	(毛里求斯)
理事国： 贝宁	博亚先生
加拿大	巴顿先生
中国	陈楚先生
法国	勒普雷特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冯韦希马尔先生
印度	贾帕尔先生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基希亚先生
巴基斯坦	希德尔女士
巴拿马	伊留埃卡先生
罗马尼亚	达特库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特诺亚诺夫斯基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理查德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扬格先生
委内瑞拉	洛佩斯女士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 定本将尽快分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 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用一式四份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 (A-3550室)。

本记录是在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二日分发的，提出更正的时限是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五日。

请各代表团严格遵守上述时间限制。

77-70707/A

上午十一时二十五分会议开始

向前任主席致谢

主席：主持安全理事会十二月份第一次正式会议，我极为愉快地向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的曼苏尔·基希亚大使表示安全理事会全体成员国的深切感激，感谢他在担任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时所作出的服务。

基希亚大使在安理会正式会议和协商过程中，都表现出耐心、风度、技巧和智慧。我现在有机会对他的认真而公正的领导，致以理所当然的敬意，感到十分愉快。

我也要向安全理事会十月份主席，印度的贾帕尔大使致谢。

这两位前任主席以耐心的外交技巧，所取得的积极而丰硕的成果，对安理会第418(1977)号决议的通过，具有最重大的意义，今天的会议就是该决议的后继行动。他们在主持安全理事会会议时所树立的最高标准，将是我尽力仿效的典范。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南非问题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五日喀麦隆联合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2470)

主席：我要告诉安全理事会各成员国，我收到了喀麦隆联合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的一封信，要求被邀参加讨论安理会议程上的问题，因此我提议，按照惯例，并征得安理会同意，根据宪章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的规定，邀请喀麦隆联合共和国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由于安理会议席座位有限，请喀麦隆联合共和国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保留的座位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喀麦隆联合共和国代表奥约诺先生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我要告诉安理会各成员国，我收到了贝宁、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和毛里求斯代表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九日的信，内容如下：

“我们在下面签名的安全理事会成员国，谨请安全理事会在现时专门审议‘南非问题’的会议上，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对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姆·约·马卡提尼先生发出邀请。”

本信将以第 S/12480 号文件印发。如果没有人反对，我就认为安理会同意根据第三十九条向马卡提尼先生发出邀请。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在安理会讨论中的适当时候，我会请马卡提尼先生发言。

今天的安全理事会会议是应非洲国家集团的要求而举行的，喀麦隆联合共和国常驻代表以非洲集团十二月份主席的身份在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五日的信中提出开会的要求。该信已经在 S/12470 号文件中分发。

安理会成员国面前有一份决议草案，载在第 S/12477 号文件内，它是由贝宁、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和毛里求斯提出的。

第一位发言人是喀麦隆联合共和国的代表，他要以非洲集团十二月份主席的身份发言。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奥约诺先生（喀麦隆联合共和国）：主席先生，首先我要对你担任安全理事会十二月份主席这个崇高职位，致以最热烈和兄弟般的祝贺。我们熟悉并且赞赏你个人和作为一位外交家的才华，深信你一定能够领导我们的工作取得圆满的结果。

我也要借此机会向你的前任，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的基希亚大使致以他当之无愧的敬意，他主持上月安理会工作的方法赢得了我们的尊敬、信心和友谊。

最后，我要愉快地向安理会各成员国致以深切的谢意，感谢你们同意了我以非洲集团十二月份主席的身份提出的要求，举行会议审议更有效地执行安全理事会第 418(1977)号决议的方法和手段。

(喀麦隆联合共和国)

今年十一月四日，安全理事会根据宪章第七章采取行动，通过了第418(1977)号决议，内中鉴于南非政府的政策和行为，断定南非政府取得武器和有关物资，构成对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非洲国家欢迎这项决定，但对这项决议来得太迟而表示遗憾，因为南非多年以来，在西方国家合作之下，已经拥有一个可观的军火库以及根据特许证制造它所需要的各种武器的手段。

总的说来，我们认为这个决议的好处就是它终于使西方国家的舆论警觉到南部非洲局势的严重性，以及在该地区与日俱增的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真正威胁。此外，这项决定为对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扩大并加强采取更具体以及远更有力的措施，以行使外来的压力，打开了新的前景。有的国家已经发表声明，并采取措施，对南非前已订下的武器，禁止交货，我们对此表示欢迎。希望这种积极的措施会继续下去，并希望它们会扩展为全面禁运，连石油之类的战略性产品也包括在内，白人种族主义少数的战争机器少了石油，就不能有效地对付南非的黑人了。

毫无疑问，在南非刚刚上演过选举的闹剧之后，沃斯特得到了白人少数的大量盲目的信任，从而加强了她的狂妄、傲慢和愤世嫉俗的态度，种族隔离政权将会更为残暴地对付非白人以及邻近的独立非洲国家。鉴于这种新的情况，对该政权施加的国际压力也必须同样更为决断、更为坚定不移。

即将由安全理事会非洲理事国代表非洲国家向安理会提出的决议草案，是第418(1977)号决议的延伸，它的用意是设立机构，使秘书长可以得到更多的帮助，来执行该决议执行部分第6段授予他的困难而微妙的任务。我们要求安理会设立这样的机构，绝不是因为我们对安理会某些成员国在执行第418(1977)号决议的规定方面的诚意和政治意志有所怀疑，事实上安理会成员国是一致通过这项决议的。

这样做，我们的要求十分简单，那就是按照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二十八条以及安理会已有的惯例，设立一个安理会的附属机构，在第418(1977)号决议的范畴内设立一个由安理会所有成员国组成的委员会，它的任务就是请所有国家提供进一步的情况，以说明它们为有效执行第418(1977)号决议的规定而采取的行动；

研究如何使强制性武器禁运能够更有效地对付南非，并就此向安理会提出建议；以及审查将由秘书长提出的关于第418(1977)号决议执行情况的进度报告。

我们希望在这项决议草案通过时，不致对安理会成员国产生困难，并希望它得到一致通过。

主席：谢谢喀麦隆联合共和国代表对我的夸奖。

博亚先生（贝宁）：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对你担任安理会十二月份主席的职位，致以热烈和兄弟般的祝贺，在安理会再度审议南非情况之际，能看到由阁下肩负这个重要职位的责任，我们感到由衷的高兴。阁下的才干、能力和灵活的手腕，使你成为最受尊崇和最具影响力的非洲外交家之一。我们的并肩作战，巩固了我们的团结，也加强了我们的一致行动。你以你的外交才华，常常在我们拟定行动战略时，作出贡献。你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刻和我们站在一起，所以我一定要向你特别表示感激。我可以向你保证，在安理会之外，贝宁也会继续给予你战斗的支持。

让我就我们两国的关系说几句话。你也知道我们两国关系良好，这些关系正在非洲团结的范畴内得到加强，我们甚感愉快，这种团结对我们共同事业的胜利是十分可贵的。

阁下继承了基希亚先生的职位，他是我们的亲密战友，一位不屈不挠的斗士，他在十一月份令人敬佩地指导了安理会的工作。他一向全力支持我国代表团，对此，我要再度致谢。

谈到安理会面前的项目，我们刚才听取了非洲集团主席的发言，他向安理会说明了为什么我们联合要求设立一个安理会委员会负责执行今年十一月四日第418(1977)号决议并说明了我们的严重疑虑。第418(1977)号决议规定对南非进行武器禁运。

大家还记得在十一月四日通过了第418(1977)号决议以后，我国代表团以安理会中其它非洲国家的名义，明白要求设立一个适当机构，以后继行动加强该决议的执行，安理会各成员国和我一样都还记得，那个决议的范围有限，因为它没有把

(贝宁)

向沃斯特政权供应武器和设施的所有手段都包括在内。

在现阶段，我的发言将只限于向安理会提出第 S/12477 号文件中的决议草案，它的提案国是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毛里求斯和我国，贝宁人民共和国。这项决议草案是经过安理会多次进行艰辛、困难而冗长的非正式会议以及无数次协商后才拟成的，现在得到所有理事国接受的这一份，是折衷文本。我们要感谢所有有关各方为达成这项协议而提供的合作。我们特别要感谢安理会中我们的不结盟和其它朋友，他们对非洲的事业都曾给予战斗的支持。

非洲的目的，就是要得到使第 418(1977)号决议获得有效执行的一切必要保证。我们面前这份折衷文本的形式十分简单，大家都不会对委员会的任务感到混淆不清。

序言部分第 1 和第 2 段都是同第 418(1977)号决议密切有关的。各提案国希望这样可以使非洲密切关注使用一切可能的方法，以确保有效执行对南非的强制性武器禁运。

执行部分第 1 段规定委员会的设立，这显然是符合暂行议事规则第二十八条的法律概念的。这表明该委员会的设立并非不切实际的幻想，而是符合联合国的程序的。执行部分第 1 段的(a)(b)和(c)分段明确地规定了委员会的任务。这些任务就是审查和密切注意执行第 418(1977)号决议的进展情况，研究使对南非的强制性武器禁运更为有效的各种方法和途径，并向安理会提出建议。还有，委员会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要求所有国家进一步提供关于它们在执行第 418(1977)号决议有关规定时所采取行动的情况。

更确切地说，关于执行部分第 1 段(c)分段提到的情况，委员会显然不能忽略其它可靠的情况来源，尤其是国家以外的个人或组织提供的情况。关于执行决议情况的情报是重要的，因为可以衡量那些对这个问题表了态的国家有无诚意。从一切可靠的来源寻求这种情况，乃是委员会工作的无可或缺的部分，由秘书长在这方面提供援助，也是同样重要的。

执行部分第2段再次显示出这些情况的重要性，它要求所有国家与委员会真诚地合作，提供本决议所要求的情况。

显然，委员会要有效率地执行任务，它是需要秘书处的一个适当单位或机构提供技术性支持的。非洲的另一个正当愿望，就是使委员会得到一个人数够多而能力称职的常设工作人员和专家队伍的协助。执行部分第3段赋予秘书长全权，以现有工作人员的服务并招聘新的职员，尽快在秘书处内设立这个单位，我们对他有充分的信心。因此，执行部分第3段已充分地考虑到这项新的任务在招聘工作人员方面将给秘书处造成的困难。这些就是非洲对保证第418(1977)号决议获得充分和全面执行的主要关注。我相信这个折衷文本将获得安理会成员国的一致通过，我提议这一次也依照上一次通过第418(1977)号决议时所采取的程序。

主席：谢谢贝宁代表的发言，并感谢他对我所说的客气话，以及对贝宁和毛里求斯两国之间良好关系的称道。

我要告诉安全理事会各成员国，我收到了沙特阿拉伯常驻联合国代表的一封信，要求被邀参加讨论安理会议程上的问题，因此我提议按照惯例并征得安理会同意，根据宪章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的规定，邀请沙特阿拉伯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的邀请，沙特阿拉伯代表巴鲁迪先生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我现在请沙特阿拉伯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巴鲁迪先生（沙特阿拉伯）：主席先生，谢谢你和安全理事会各成员让我对你们快要表决的决议草案说几句话。因为我在武器禁运方面有一点浅薄的经验，我觉得必须说出这几句话。

主席先生，我补充一句，我刚才没有表示我多么高兴看到你担任主席，这是我的粗心大意，但是，既然把你当作兄弟，我觉得十分夸奖你反而会使你难为情。的确，自从你到这里来，你就一直待我如兄弟，我们偶尔发生小争执，但这是兄弟间难免发生的事。

我认为这项决议草案是值得赞扬的。由安理会全体成员组成一个委员会来监察情况，注意有没有国家，无论是安理会的成员或其他国家，私运武器。我相信所有国家对南非的情况都有共同的想法，因此会禁止有一点一滴的武器运到南非。至少我对各国政府的高级官员具有信心。我提请安理会注意这一点后，想讲一讲我的浅薄经验。

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九年是欧洲的关键时期，那时候我在欧洲，恰好有一个非洲国家——埃塞俄比亚——被卷入战争。当时已故的埃塞俄比亚皇帝——但愿他的英灵安息——流亡在英国，我曾见过他。事情是这样的，那个时候我同驻在伦敦的埃塞俄比亚大使和他的儿子是朋友。在这次战争中，墨索里尼侵入埃塞俄比亚，埃塞俄比亚人没有什么武器来抵抗侵略；这一点是我的好朋友，已故的埃塞俄比亚大使马丁先生亲自告诉我的。他是埃塞俄比亚人，但在一八九八年对埃塞俄比亚发动的战争中，一些英国传教士看到他在亚的斯亚贝巴的街上，就把他带到印度去，替他取名为“马丁”。他两个儿子是在战争中牺牲的。他送他们去打仗，我在维多利亚火车站与他们告别。他们都很年青，学会了驾驶飞机，但被墨索里尼的部队击落。因此，我对这件事情深为感动，我的朋友埃塞俄比亚大使问我是否可以帮助他们购买武器。我说我并不是做武器生意的，但是会帮他们注意。

刚好希腊政府要出卖一些可能是过时的武器，正在寻找顾客。我从伦敦的商界听到这个消息，便转告埃塞俄比亚大使。我的好朋友理查德先生当然不会与我

(沙特阿拉伯)

争论我要说的事情，因为那个时候正是保守党执政。伦敦警察厅对我说我是外侨——因为我在那里做生意——但是我没有买卖武器的营业执照或许可证，所以最好不要搞这一行，否则，他们向我表示，我就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不管怎样，我们还是经过欧洲运了一批武器去，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同一个时候，张伯伦先生写信给他居住在罗马的弟媳妇，告诉她说，如果墨索里尼同希特勒结盟，英国人就会闭起眼睛来——这句话令我感到惊奇。

这些都是实在发生的事情。我听到这个消息时，正好站在讲台上为埃塞俄比亚红十字会和国际红十字会筹款。我参加筹款时，还不知道西尔维亚·潘克赫斯特也是演讲人之一。随后，有人把我介绍给她，她向我谈到英国保守党政府的政策。就在那个时候，两个伦敦警察厅的人，拍拍我的肩膀，要看我的护照。那个地点是托特纳姆·考特路车站。我为埃塞俄比亚人发表演讲的礼堂是在布卢姆斯伯里的不列颠博物馆附近。

西尔维亚·潘克赫斯特是一个社会主义者。我不需要向安理会说明她是谁：大家都知道她同她的母亲和姐姐出了多大的力，替英国妇女争取公民权，也知道这对妇女运动的重大影响。

我的话看起来也许太偏重私事，也许有人会怀疑这些话同我们面前的决议草案有什么关系。这些话同这个决议草案有很大的关系。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有许多人也正在用各种行动（不是使用武器），反对中东的委任统治；我们也知道大量的武器就在法国人和英国人的眼前偷偷地被运进中东，经过叙利亚运去的比较多，经过伊拉克运去的比较少，因为当时英国人对伊拉克的控制比法国人对叙利亚的控制更为严厉。

那个时候，我对这些动荡的局势和这些事情发生了兴趣，正如我前提过的，当时在一九三〇年代，我很幸运读过一本书，法文书名是 *Les Marchands de Mort*（“死亡商人”），巴兹尔·萨哈洛夫爵士可以说是书中的英雄，或中心人物。

如果我们设立一个委员会来监察并同那些生产武器或有人贩卖或私运军火的国

家交涉，我可以肯定走私的情事会比我们想象的更多。基于同样的理由，我可以提到麻醉品的生意，关于这一点，我也要讲一点私人的事情。

当我们在巴黎的夏约宫成功地拟订了《麻醉品公约》的时候——恰巧我也是参加起草的人——我们作了一些调查，发觉政府的高级官员都反对麻醉品，但是政府的下级官员却瞒着政府的领导人，与麻醉品制造商勾结——我相信现在还是如此。比起现在的情形，当时的走私活动真是小见大巫了。

为了不把事情闹开来，我不说出当时从一个国家私运到别的国家去的麻醉品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我相信现在还是如此。但是，我们在联合国还讨论着这个问题：联合国正在劝说生产鸦片的国家停止种植鸦片，虽然鸦片是一种有机产品，是一种植物，不象在欧洲用合成法制造的海洛因。我们在联合国第三委员会提请注意，鸦片与可卡因和其他类似的合成品相比，只不过是鸡毛蒜皮而已。那些合成品是在欧洲制造由某些匪徒(不管你们把他们叫做什么)。同某个城市的市政府人员或某些警察勾结，在当地制造和私运那些恶毒的麻醉品。

这同当前问题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是不是想看到另一和扩散的情形呢？这样一来，在坐的人都要争取别人的帮助，设法监察这种情况。但是，又有别的办法吗？因此，我说这项决议草案是值得称赞的——值得表扬的。但是有一点，可能大家已经想到，却没有人在安理会提出来：我们有没有考虑到如果监察工作成功，南非就会迫不得已到处招聘科学家，而这些科学家可能就是设计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专家呢？这是很危险的。但是，有人会说，他们反正会这样做。

我并不是说，我们不应考虑到这个决议草案通过后会产生产值得称赞的效果，但是我认为这不会解决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即使经济抵制也是无效的，理由很简单，就是走私活动可以加剧，正如我上次在安理会发言的时候说的，各工业化国家里有很多压力集团，它们绝不让它们的政府因为禁止向南非出口或从南非进口它们买卖的某种商品或制成品而使它们蒙受损失。

我要求发言，并不是为了说些挖苦的话，而是为了提请你们注意实施经济抵制也是同样无效的。那么，你们就会问：“我们怎么办，是不是只能袖手旁观呢？”不。

(沙特阿拉伯)

这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但不能解决问题。

其次，不离开武器禁运的正题，我想说出我对在南部非洲为争取独立的非洲兄弟说过的一句话：假定——这只是一个假定——把那里的白人逼到走投无路。这里可以套用阿拉伯一句古老的俗语：“别把猫逼到走投无路，否则猫会变成老虎”。

虽然南非人不是猫，但是如果我们把他们紧逼到走投无路，他们也许在绝望中会象走投无路的猫一样，回身反扑，扑到的不是安理会的成员或联合国的会员国，而是我们在各地的非洲兄弟。我们要考虑到这一点。

问题不在通过这种决议来克服困难——要是我们能够这样就好了——虽然我再说一遍，这些决议的本意是值得赞扬的。对我们的非洲兄弟来说，通过这些决议是一种安慰；他们最多只能得到这点好处。另一方面，我们不应该因为实施经济抵制或禁运武器而逼使南非人发展军火工业，这样足以毁坏整个非洲，把非洲的局势搞得比今天更混乱。

让我们大声说出心里的话。在坐的代表都是聪明人，也许他们也考虑过这些事情。应该把这些事情说出来，大家都不应该害怕说出这些事情来，因为我们希望南非和平。

我也向我的非洲兄弟、特别是向争取独立的非洲兄弟提到第三点——主席先生，我希望我的话不会象上一次一样引起误解，那一次你误解我的话，使我不得不向你提出答复和解释。不想根据我从本区的情况中取得的一点浅薄的经验，举出例子。南非大部分黑人都是工人，他们是当地的无产阶级。其中有些人可能已升为管理人员，但正如我们的美国朋友所说的，他们还没有掌握管理各种工业的专门知识；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力而是因为他们没有机会这样做。

我并不是说情况的确是如此，但是，假定南非的白人，象俗话里的贝督因人一样，连夜收拾帐篷，在黑暗中偷偷地离开。各位代表知不知道，许多管理矿场和企业的工人，真正的无产阶级，一旦失业，会推翻他们的黑人领袖，造成许许多多困难？那么，还有什么别的办法？

(沙特阿拉伯)

以上是分析可能发生的事情，其实，沙特阿拉伯和我都没有别的企图。我自认为是联合国的一员，我对联合国的忠诚超过我对我所代表的国家的忠诚，因为归根到底，我们的目标是要变成一个大家庭。在现阶段，这个想法还是空想，但是到了最后，我们必须变成天下一家，否则人类就会自掘坟墓。因此，我刚才提出的这些因素是值得考虑的。

第一，将来指派的委员会应保证没有任何科学家或专家被偷运到南非去。科学家有才能，但不幸的是，他们的道德标准并不一定很高，不一定能够抵抗重金的引诱，拒绝从事发明武器的工作。

第二，这个委员会必须留心注意走私。我认为，无论有多少人在海洋上巡逻，走私是无法控制的。我刚刚提到麻醉品和一九三〇年代走私军火到许多国家去的事情。我现在不必指出是哪些国家，因为在这个会议厅里可能就有其中一些国家的代表。

我的目的是要说出我心里的话。我必须把我的意思说清楚。有些人可能认为我很愚蠢，这些话应该摆在心里，不应该说出来，但是，如果我们不说出，我们认为应该提出的意见，此地就不是联合国了。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们所有的工作就会变成陈腔滥调。我们会有决议草案——在裁军方面，我们在第一委员会里提出了大约三十项决议草案——但没有行动。

我说了这些话，但希望各位代表不会认为我说话时存心作破坏性批评，或是故意同别人唱反调。我相信，许多代表的想法同我的想法一样，但象我一样，不必担心得失的人，应该说这些事实，说出我们心里的话。

对我们的非洲兄弟，无论是对无产阶级分子还是对领导人，我还有最后一句话要说：一定要从白人那里学到专门知识。想出一种办法，一方面争取你们的政治权利，一方面不要危害到南非的工业——矿物或其他足以维持相当好的生活水平的资源，不然的话，你们当地的领导人会被推翻，就象看到在世界其他地区发生的情况一样，只有混乱，没有法律和秩序，人人都没有好日子过。

我关心的是无辜的人。我们所谓当权的人是换来换去的；政党、意识形态、一切东西都会变，但是，在联合国里，我们关心的应该是老百姓，南非的人民和世界各地不能过着象样的生活的人民——这并不一定要有奢侈的东西，但要有象样的生活。

主席先生，谢谢你和安理会的其他成员，虽然我是沙特阿拉伯驻本组织的代表，却让我有机会以联合国一员的身分发言。

主席：安全理事会一直都很荣幸，能够吸取巴鲁迪大使的经验和智慧。这位哥哥的知识和指导的确使我个人得益不浅——虽然这九年来我们在不很重要的程序性问题上曾经发生一次半次误会。作为毛里求斯的代表，我一直赞成巴鲁迪大使的看法，认为除了碰到非常特别的问题以外，国际社会的利益比国家的利益更为重要。

谢谢沙特阿拉伯代表对我的夸奖。

根据我的了解，安理会成员准备对 S/12477 号文件内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因此，我现在把这个决议草案提付表决。

进行举手表决。

赞成：贝宁、加拿大、中国、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印度、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毛里求斯、巴基斯坦、巴拿马、罗马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委内瑞拉。

反对：零。

主席：表决结果如下：十五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S/12477 号文件内的决议草案获得一致通过。

我现在请要求在这个时候发言的各位代表发言。

(中国)

陈楚先生(中国)：中国代表团在今年十月二十五日安理会审议南非问题的过程中，曾全面阐述了我们对有关问题的立场和主张，并曾投票支持安理会第418(1977)号决议。

自安理会418(1977)号决议通过以来，南非沃斯特种族主义政权根本没有把安理会的有关决议放在眼里，反而继续变本加厉地对阿扎尼亚人民反对种族主义，争取民族解放的正义斗争进行野蛮镇压。不久前，沃斯特政权相继导演了将占南非人口百分之八十三的黑人和有色人种排除在外的所谓“大选”和所谓“博普塔茨瓦纳”假独立的丑剧。与此同时，它又在阿特里吉维尔—福尔斯维尔及其他地区和城镇大肆搜捕和镇压包括青少年学生在内的黑人群众，并妄图推卸被它一手以酷刑迫害致死的黑人民族主义领导人比科的罪责。此外，它还继续残酷镇压纳米比亚人民，并支持南罗的史密斯种族主义政权再次悍然发动对莫桑比克的大规模武装入侵。这些都说明，万恶的沃斯特种族主义政权决心要同阿扎尼亚人民和全体非洲人民为敌到底。

沃斯特当局对于安理会第418(1977)号决议采取公然藐视的态度，还表现在它的“国防部长”博塔在该决议通过前后的多次狂妄叫嚣上。他说什么“想通过实施强制性禁运从军事上削弱南非的努力，是不会成功的”，他还以安理会对南罗的制裁的实际效果为例，说什么“全面的抵制只不过是个梦想”，“只要我们有钱，就总会有人供应”，气焰十分嚣张。但是沃斯特之流的叫嚣，却从反面说出了—个真理：这就是说，写在纸上的东西，也还不是现实的东西；要使安理会的决议得到认真贯彻执行，决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这里面包含着—系列的严重斗争。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支持非洲国家提出的在安理会设立委员会—类的机构，以审查和监督对南非实施强制性武器禁运的进展情况。这样做将有助于安理会有关决议的贯彻执行。但根据历史的经验，特别是根据对南罗实行制裁的经验，我们认为，要使安理会第418(1977)号决议真正得到贯彻执行，而不致成为徒具虚文，就必须要求联合国所有成员国，首先是安理会的各常任理事国和其他成员国自

身严格执行决议；同时，必须使新建立的委员会得以对决议的执行进行有效的监督，此外，还必须考虑对南非进行经济制裁的问题。如果不是这样，就有危险走上事与愿违的道路。

归根到底，南非问题的最终解决，只能依靠全体阿扎尼亚人民，在非洲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支援下，通过坚持不懈的持久斗争，用革命的暴力推翻万恶的种族主义政权，才能赢得自己的民族解放。以主张非暴力著称的黑人领导人比科，竟惨遭种族主义者的反革命暴力的毒手，就是沃斯特之流给阿扎尼亚人民的一次有力的反面教育。目前，南非人民正日益觉醒。他们正在把反对种族主义、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斗争日益密切结合起来。我们确信，他们必将进一步排除超级大国的干扰和破坏，并且通过日益广泛的群众性斗争和武装斗争，最终推翻种族主义政权的血腥统治，实现民族解放。

(加拿大、美国)

巴顿先生 (加拿大)：主席先生，因为这是你担任主席以来，我第一次有机会发言，我愿表示：我国代表团乐于见到你担任主席，乐于见到毛里求斯负起主持本月份工作的责任。我知道，在贵代表团的明智领导下，我们定能完成面前的艰难任务，这由我们今天所讨论的议程项目圆满地得到结束就可证明。

我也要说一句，我们对你的前任，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大使的优异表现，十分感激。我知道他的任期即将结束，我们会十分怀念他的。

我们支持安理会在十一月四日通过的第418(1977)号决议，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的规定，对南非实施强制性的武器禁运。我们也支持安理会刚才作出的决定，成立一个委员会，检查第418(1977)号决议所规定的各项措施的执行情况。

关于秘书长按照第418(1977)号决议执行部分第6段的规定向各国散发的照会，加拿大政府已于十一月二十八日告知秘书长：加拿大早在一九六三年即已自愿对南非禁运武器和军事装备，又在一九七〇年按照安全理事会各有关决议扩大禁运的范围，把这些装备的备件也包括在内。我们的答复中指出，加拿大曾投票赞成第418(1977)号决议，把自愿的武器禁运改为强制性的武器禁运，并将忠实地执行决议的各项规定。

安理会因第418(1977)号决议而设立一个委员会，是仿照从前因第253(1968)号决议关于对南罗得西亚实施强制性制裁曾设立了一个委员会的先例。我知道现在不适合讨论这个问题，但我要表达我们的看法：当设立的委员会开始工作时，应该采取类似制裁罗得西亚委员会历年来制订的各项程序，努力完成决议的执行部分第1段所规定的各项主要任务。加拿大政府曾同根据第253(1968)号决议设立的委员会进行充分合作，并遵守委员会为鼓励和确保各成员国同它合作而精心制订的各项程序。我们愿意以同样的方式在对南非实施武器禁运上支持委员会的各项活动。

主席：谢谢加拿大代表对我说的溢美之辞。

皮特里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美国同意有必要设立适当的机构来检查第418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1977)号决议的执行进展情况。这项对南非实施武器禁运的决议是安全理事会在十一月四日一致通过的。

当然，遵守这项禁运的最终责任还是落在每个国家的身上，这也符合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义务。美国决心严格地遵守武器禁运，并呼吁其他的国家也这么做。

我们对参与安理会刚才通过的那项决议的起草和协商工作的国家表示感谢。它们的工作成绩极好。

美国将充分参与关于新委员会所将采用的各项程序的讨论。

冯·韦希马尔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我感到十分高兴能在今天的讨论中向你，安全理事会的主席致意。我们一同在今年年初参加安理会的工作，其后就一起共事——你是非洲集团的发言人，而我只是一个代表。在我们共事期间，我很佩服你在有关非洲利益的实质问题上所表现出的坦率态度，以及你在安理会内求得普遍接受的各项解决办法的协商中所展示的外交才能。你的这些优良品质在我他三月和四月间特别困难的讨论中显示出来，而在过去几天正好是关于非洲问题的讨论中再度得到证实。

在谈到安理会刚才作出的决定以前，我愿向即将卸任的主席，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的基希亚大使，表示我们诚挚的谢意，他在第418(1977)号决议取得协商一致方面作出了极大的贡献，这项决议是一个历史性步骤，导致了目前的这项决定。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投票赞成刚才通过的决议，即根据安全理事会暂行议事规则第二十八条的规定，设立一个安理会的委员会去检查秘书长关于第418(1977)号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研究各种措施以确保强制性的武器禁运能有效执行；进一步取得各国为此目的所采取的行动的资料。

今天作出的决定正是我们在十一月四日所作的决定的结果，我们期望借此来消除南部非洲冲突和流血的潜在因素。安理会的成员国都知道，我国代表团曾积极促成这项决定，特别是我国政府从一九六三年开始就一直自愿地对南非禁运武器。

(联合王国)

我们希望，刚才成立的委员会能在一种实事求是的气氛下工作。按照暂行议事规则第二十八条设立的委员会——就是根据第 253(1968)号决议设立的制裁南罗得西亚委员会——的会议最近已经有了这种气氛。该委员会所创下的先例是应该遵循的。在我国代表团方面，我们愿意在我们担任安理会理事国的期间，同新设的委员会进行充分的建设性的合作。

主席：谢谢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对我说的溢美之辞。

理查德先生（联合王国）：主席先生，我也要同刚才向你致意的各国代表一样，向你致贺。我们实在乐于见到一个友好的英联邦国家的常驻代表担任安全理事会本月份的主席。

我也愿趁此本月份第一次发言的机会，感谢利比亚代表，他在主持上个月安理会的事务方面表现优异。

我们通过了这项决议，也得益于巴鲁迪大使的智慧和经验。同过去一样，我很感兴趣地专心地聆听了沙特阿拉伯代表的发言——特别是他对一九三八年在伦敦发生的麻醉药品买卖的回忆。虽然他发言中的某些部分的现实意义何在，也许一时不十分明显，但是我认为，他讲话半小时已经恰当而精确地表达了他的要点，安理会实在可以感到安慰，因为他说在一九三八年，伦敦警察局对于未经批准买卖武器而对武器买卖显然颇有兴趣的人都十分注意。让我向他和安理会保证，联合王国当局今天还是跟过去一样地保持警惕。

我国代表团已表明了关于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的规定对南非实施武器禁运的立场。我们投票赞成的决议草案，已成为第 418(1977)号决议。我们那次投票赞成的禁运是强制性的，因此，似乎不需要再说明我们当然会充分遵守。正如我当时所说的，联合王国政府自愿地对南非禁运武器已经有好几年了。

我们既然支持了第 418(1977)号决议，当然欣然投票赞成今天的这项决议草案。我们同意，设立一个委员会来注意禁运的执行情形是有好处的。当然，这

(法国)

个委员会有先例可循，即根据安理会第 253(1968)号决议设立的那个委员会。我国代表团相信，那个委员会所得到的专门知识和制订的程序，一定能为我们今天投票赞成的新机械提供有用的先例。

主席：谢谢联合王国代表对我说的溢美之辞。

勒普雷特先生 (法国)：主席先生，首先，我们热烈欢迎你就任高职。我们也要感谢你从月初以来尽心尽力和杰出地履行了职责。法国特别高兴看到毛里求斯担任十二月份的主席，法国基于历史和文化同毛里求斯有长久的友好关系。

我也要祝贺卸任主席基希亚大使主持十一月份安理会会议所表现的技巧和才能。请他相信，我们是很感谢他的。

我现在要讨论安理会议程上的这个项目。

安理会这次应非洲集团的要求召开会议，考虑根据安理会议事规则第二十八条，成立一个委员会来监督第 418(1977)号决议的执行情况。我国曾同安理会所有其他成员国在十一月四日投票赞成那项决议，自然愿意就安理会现在的提案作出进一步的一致决定。我在十一月份的发言中，已明白表示我国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保证执行那项决议。我在十一月三十日答复秘书长十一月十日的来信时，曾经重申法国政府愿意无条件地执行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四日的决定，对南非实施武器禁运。我也说过，在通过第 418(1977)号决议以后，即已禁止向南非运交任何军事物资。

我们都希望这项决议能够获得执行。我们也相信，本着为求有效执行决议的关切——这种关切使大家一致通过了第 418(1977)号决议——未来的委员会作出的建议，将具有一致通过的建议所自然具有的权威。在这方面，本组织并不是没有经验的。已经在制裁罗得西亚委员会中试行过的规则，将可保证我们成功达成新的任务。

我们刚才作出的决定，再一次反映出国际社会有决心要使令人不能容忍的南非

(罗马尼亚)

局势早日结束。对于这一点，我们曾经在安理会的前几次会议上详细说明了我们的立场。我们的确希望大家能了解这个决心。

主席：谢谢法国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也谢谢他提到法国同毛里求斯之间的良好关系。

达特库先生（罗马尼亚）：能欢迎你担任安全理事会今年最后一个月的主席和向你致以最热烈的祝贺，我特别感到高兴。你的丰富经验和在联合国中公认的品质，对于履行你的职责是很有价值的。罗马尼亚代表团欣愿同你密切合作。我们完全相信，你将成功地达成你的重要任务。

请容我向你的前任，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的曼苏尔·基希亚先生，表示应有的敬意；他在十一月份指导我们工作时表现了卓越的风度。我要说的是，我们很高兴同他一起工作，我很珍视他坦率而友好的精神。

由于安理会成员国在过去几天中的努力，也由于大家的合作精神，使得安理会刚才又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合适地加强了和补充了一个月前所通过的第 418 (1977)号决议。我们希望，今天作出的决定将使对南非实施强制性武器禁运的工作真正变得更为有效。因此，罗马尼亚代表团深信，所有国家将同新成立的委员会充分合作，使其完成促进有效执行第 418(1977)号决议的工作，并深信各国将按照刚才通过的决议，向委员会提供委员会所要求的一切情报。

正如我国代表团在十一月四日所说的，第 418(1977)号决议表现出所有成员国决心不放松对比勒陀利亚政权施加政治压力，直到它放弃种族隔离和侵略政策为止。我们认为，决定成立一个委员会的新决议，是对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一项新的严重警告，目的是迫使它放弃种族主义的不人道种族隔离政策。对受到种族隔离与种族歧视的南部非洲人民和所有人民争取自由与独立的合法愿望给予一切可能的支持，是本组织的法定义务。

南非最近发生的各种事件，以及比勒陀利亚政府对大部分南非人民和邻国的侵

(巴基斯坦)

略行动，证明需要有新的措施，以使安全理事会的各项决定更为有效。我们认为设立一个安全理事会委员会，赋予刚才通过的决议中所规定的各项责任，是一个重要的政治行动。我们深信，它的行动将符合交付给它的任务，同时在各成员国的支援下，委员会必能为加强安理会所决定的对南非禁运的工作，作出重要的贡献。

主席：谢谢罗马尼亚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希德尔女士（巴基斯坦）：主席先生，首先，请容许我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十二月份的主席。我国代表团深信，在你干练的领导下，安全理事会将能迅速而有效地履行其职责。

我也要借这个机会赞扬你的前任，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大使，在主持安理会上月份会议方面所表现的政治家风度。他成功地掌握了安理会的讨论，因而促成大家在上月份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了第418(1977)号决议。

安全理事会刚刚通过了由安理会三个非洲成员国为提案国的决议，这项决议旨在成立一个委员会，以监察十一月四日第418(1977)号决议所规定的强制性武器禁运的执行情况，并研究使决议更为有效的方法。

巴基斯坦全心全意支持这项决议，因为我们认为成立这个委员会是第418(1977)号决议的必要后继行动。安理会如只对一件事情作出决定，而不同时采取步骤以保证会员国严格遵守这项决定，这是不够的。要不然，安全理事会的各项决议就会变得没有意义，也不会达到所期望的效果。

因此，成立委员会有助于突出安理会的决心要采取其认为适当的步骤，以保证成功而有效地对南非实施武器禁运。我们恳切希望这个委员会进行各项讨论时，也会表现出安理会在审议这个问题时所显示的同样的和谐合作精神。

我国代表团要借这个机会赞扬贝宁、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和毛里求斯在起草这项决议时所表现的迁就精神，并对安理会所有其他成员国发挥的积极的建设性作用表示赞赏。

(苏联)

最后，巴基斯坦认为，大家接连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两项决议，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不应加以忽视。它已帮助显示出，只要所有成员国有共同的目标，采取有弹性的态度，安理会是具有以协商一致方式作出和执行重要决定的巨大潜力的。我们认为，归根到底，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的决议是国际社会接受这项决议并付诸实施的最好保证，并使联合国成为一个发生实际作用的事物。

主席：谢谢巴基斯坦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特罗亚诺夫斯基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主席先生，首先，我要祝贺你这位友好国家的代表出任安全理事会本月份主席的要职。我们相信，在你的领导下，安理会一定能向前迈进，解决一些重要的国际问题。应该说明的是，我们在联合国各机构中同毛里求斯代表团已经累积了相当的建设性合作经验，我们希望这种有用的合作继续发展下去。

我们当然也要提一下，你的杰出的前任，我们的友邦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的代表基希亚大使，他在上月份指导安全理事会工作时所表现的外交技巧和机智。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他担任主席的时候，安全理事会作出了一项决定，这项决定完全正当地被国际舆论认为是在为了断然消除非洲大陆南部的殖民主义和种族隔离而进行的斗争方面向前迈出的重要的一步。我们极为感谢基希亚大使在这方面对安理会工作的重大贡献。

关于采取进一步有效措施，打击在南部非洲的一些种族主义政权，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已一再申述过。正如苏联外交部长今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于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外交部长约瑟夫·加尔巴先生访问莫斯科时所发表的讲话中强调的，要把消除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残余的斗争从各国的优先任务清单中勾销，还是很不可能的一件事。不幸的是，还有一些区域继续在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下讨生活。可以举出的例子有：罗得西亚、纳米比亚和南非共和国。正如葛罗米柯先生强调的，苏联对这个问题的原则立场是为人熟知的。我们赞成尽快地消除在非洲大陆残余

(苏联)

的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政权，赞成迅速而有效地把津巴布韦和纳米比亚的权力转移给当地大多数人民的合法代表。

在这个基础上，苏联支持了安理会关于强制性禁运武器给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的第418(1977)号决议。当时我们曾经指出，在通过这项决议后，安理会实质上就是在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的规定对南非实施强制性制裁的问题上，迈出了坚定的第一步。

苏联常驻代表团在对联合国秘书长的问题单所作的答复中宣布，苏联将严格遵守这项决议的一切规定。苏联同南非没有外交关系，没有供应武器或军事物资，同比勒陀利亚政权也没有任何经济关系。

很肯定的一点就是联合国其他会员国也极为重视第418(1977)号决议。各国对秘书长的问题单所作的答复证明了这一点，这些答复保证严格遵守安全理事会这项决议的一切规定。

但是我们也认识到，必须真正切实地监督各国在这方面履行义务的情况。因此，非洲国家提出提案要求成立一个适当的国际机构，负责监督安全理事会关于对南非实施强制性武器禁运的决议的执行情况，是完全正当的。

非洲国家早先就提出过设立这么一个机构的构想。《拉各斯反对种族隔离世界宣言》中指出，拉各斯会议“建议设立一个监察委员会，来继续注意武器禁运的执行”。今天，由于非洲国家的努力，这个构想已经变为实际的行动。

苏联代表支持贝宁、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和毛里求斯代表团提请安理会审议的关于这个题目的决议草案。我们希望安全理事会新的委员会将成为真正有效执行安全理事会这项决议的工具，并且是为了达成安理会在作出此项决定时所设定的目标而进行斗争的又一个手段。

当然，我们必须满足这个安理会的重要机构的需要，要让它支配适当的资源，以执行所赋的职责。我们设想，在联合国秘书处的构架内，将会采取适当措施

(巴拿马)

以保证委员会有效进行工作。

在说明我们关于对南非实现强制性武器禁运的立场时，苏联代表团曾强调，安理会的这个决定是安理会在打击南部非洲的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的斗争中采取进一步有效措施的基础，也是对比勒陀利亚政权实施切实有效的经济制裁和其他强制性制裁的出发点。我们认为，南非事态的发展和种族主义政权压迫政策的日益凶恶，再次证明了不仅急需严格遵行关于武器禁运的决议，而且急需把制裁比勒陀利亚的范围扩大到其他领域，并且在核技术领域以及经济、金融与所有其他方面切断同种族主义政权的任何合作。

主席：谢谢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同时我要向他保证，毛里求斯同苏联代表团的建设性合作将永远继续下去。

伊留埃卡先生（巴拿马）：主席先生，我希望在记录中写下，我国代表团非常高兴看到由一位象你这么卓越的非洲政治家来主持安理会十二月份的工作。我们祝你完全成功，并向你保证我们最热烈的合作。

我国代表团也要向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代表，曼苏尔·基希亚大使表示特别的敬意，他以卓越的风格主持了安全理事会十一月份的工作。基希亚大使表现了政治家和调解人的大才。正如有人在这里已经指出，事实证明这种才干极其有利于第418(1977)号决议的一致通过。他对现在这项决议的一致通过也作出了贡献。这项决议是由他的国家同毛里求斯和贝宁联合提出的。

我们希望，基希亚先生的调解智慧能不仅应用在南部非洲，并且应用在非洲其他地区，从而帮助解决别的危机。

现在我想提一提第421(1977)号决议。刚由安理会一致通过，巴拿马也投票赞成的这项决议，是为响应喀麦隆联合共和国常驻代表兼非洲集团主席费迪南·莱奥波德·奥约诺先生在十二月五日的信中所提的要求而作出的，他在信中要求设立一个机构，来监察关于对南非实施强制性武器禁运的安全理事会第418(1977)

(巴拿马)

号决议的执行情况。

贝宁、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和毛里求斯各代表团以提出决议草案的方式作出了极其可贵的贡献。我国代表团想就这项决议的重要性说几句话，因为等到它执行时，巴拿马将不再是安全理事会的成员国。

我国代表团认为必须指出，安全理事会设立了一个由全体成员国组成的安全理事会委员会。因此，顺理成章的，这个委员会的工作应以安全理事会的暂行议事规则为指导。

委员会的任务之一是，审查秘书长就执行第418(1977)号决议的进展情况提出的报告。第418(1977)号决议主要是对南非普遍实施强制性武器禁运，因此，委员会的职能有极大的重要性。此外，委员会还须研究对南非实施强制性武器禁运更为有效的方法，向安理会提出这方面的建议，并要求各国进一步提供关于它们所采取行动的情况。

在这方面，我要提请安理会注意在委员会执行职务时应当适用的暂行议事规则的若干规定。暂行议事规则第四十八条规定：

“除非安全理事会另有决定，安理会会议应公开举行”。

因此，我们设立的这个委员会的会议，应当按照惯例，公开举行。

此外，极其重要的一点是，委员会既然要负责提出建议和研究使武器禁运更为有效的方法，就必须能够向安理会提出必要的事实，使安理会在通过这一类措施时能有所依据。

依我的看法，第三十九条为这个目的向委员会提供了工具，因为这一条说：

“为审议安理会职权范围内的事项，安全理事会可邀请其认为合适的秘书处人员或其他人员向安理会提供情况或其他协助”。

因此，如果发生任何违反武器禁运的行动，或是产生一种不利于执行禁运的局

(巴拿马)

面，联合国任何会员国——甚至非会员国，因为该决议把它们也包括在内——自然都可以向委员会提出有关证据。在这些情况下，委员会必须能够接受这种情报，在审议事项时必须能够要求合格的人士、专家和知名人士提供协助，甚至把这些人士的发言作成正式记录，以便积累证据，连同建议一并提交安理会加以审议。

此外，很重要的一点是，秘书长必须向委员会提供适当的便利，象提供给安理会的一样。刚通过的这项决议草案的两个提案国，贝宁和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还有我国代表团，在受安理会之派，到科托努去调查真相时，都有机会认识到这些服务，特别是第四十九条所提服务的重要性，该条规定：

“……安全理事会每次会议的逐字记录，应不迟于开会后第一个工作日上午十时，向安全理事会各理事国代表和参加会议的任何其他国家代表提供”。

在收集证据时，能够有这种服务是极其重要的，所以我国代表团特别高兴看到决议的执行部分第3段，请：

“……秘书长向委员会提供一切必要的协助，并在秘书处中为此目的作出必要的安排，其中包括提供适当工作人员为委员会服务”。

这是一项恰当的规定，能使委员会得到执行任务所需要的一切便利。秘书长对这些任务有明确的概念，我们很高兴由他来管这件事。我们相信他一定能够提供必要的适当工作人员。

时间已经很迟，我不想过分利用你们的忍耐。不过我要向贝宁博亚大使为他在该项决议通过以前所作的努力表示感谢，通过他与安理会各成员国的商谈，我们才有一份能够一致通过的案文。

我认为，最近在南非发生的事件表明了，安全理事会有充分理由采取它所采取的严厉行动：不但决定实施普遍武器禁运，并且设立一个积极的、工作态度认真的委员会。

中国代表，超越意识形态的考虑，数出沃斯特政权对国际社会所犯的种种罪状，

(巴拿马)

对此，我想大家都会同意的。在他举出的最近发生的事件中，我们不得不提起黑人觉醒运动的领导人，史蒂芬·比科的悲惨死亡。他的死，确实震撼了人心。史蒂芬·比科的遭受可能非任何宗教的殉道者所能相比。他被赤身裸体的放在一辆简陋的没有篷盖的车子里，颠簸了750英里——1,200公里——的长途路程，受尽了痛苦，受尽了羞辱。我要再说一遍，在人类所有的宗教中，大概没有任何一个使徒、殉道者或圣人曾经受过史蒂芬·比科所受过的苦难。这种可耻的行为是鬣狗的行为，不是人类的行为。南非公安警察的真面目，由此可见一斑。凡是稍有政治经验的安理会成员都知道，在公安警察中——不管是在北方、南方、东方或西方——不但会有，并且时常会有一些雇佣军，这些人麻木不仁、残忍冷酷，是一批不知人格尊严为何物的衣冠禽兽。

这种现象或许可以看作任何国家都会发生的意外事件。可是，在比科家庭的杰出律师，可敬的肯特里哲先生，详尽描述不仅侮辱黑种人的觉醒，并且还侮辱我们的所谓西方基督教文明的觉醒——在南非这种觉醒其实并不存在——的种种事实后象比勒陀利亚首席法官，马西纳斯·普林斯这样的一位法官，竟然宣布公安警察无罪，这就使我们对这个国家的正义标准和价值观念有了一个清楚的概念。

虽然那位法官宣布公安警察无罪，可是，他这种极其不公的判决反而揭露了比勒陀利亚政权的丑恶面目，所以事实上是判了该政权的罪。因此，我们应当认真看待今天采取的这项对人类有莫大影响的决定，因为这项决定事实上是对史蒂芬·比科所表现的大无畏精神的一种敬意表示。史蒂芬·比科的英勇精神将照耀未来的世世代代。

主席：我感谢巴拿马代表的充满感情的发言，感谢他对我的友好情意，和一贯的合作，他的合作是我一向非常重视的。

下午一时十五分散会